

中外文学名著速读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徐海燕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 / 〔俄〕屠格涅夫 著；徐海燕 编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01 (2009. 6 重印)

(中外文学名著速读)

ISBN 978-7-80171-556-2

I. 猎… II. ①屠…②徐… III. 文学—作品—简介—俄国—近代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871 号

书名猎人笔记

著者屠格涅夫

责任编辑门书文

封面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邮编 100009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20/32

印张 200

字数 45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 396.00 元 (全 20 册)

前 言

《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作品控诉了腐朽的农奴制度，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作品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刻画了地主、管家、磨房主妇、城镇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农家孩子等众多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景色中，发生的却是种种悲剧，体现了对农奴制度的无言控诉。作品也生动地描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本书揭露了一些地主的残暴、狠毒、虚伪、空虚、无耻等。作者也揭示了农民的悲惨命运，从一些角度表现农民的善良、勤劳、诚恳、纯朴，以及他们的才干和无穷的创造力。作品采用见闻录的形式，真实、具体、生动、形象，体裁风格多样，语言简练优美，可谓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的范例。别林斯基评价该作品“从一个前人所不曾有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猎人笔记》是作者成名之作，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目 录

霍尔和卡里内奇.....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4
莓泉.....	27
县城的医生.....	38
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48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57
里郭甫.....	76
白净草原.....	89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	112
总 管.....	133
事务所.....	149
孤 狼.....	170
两地主.....	180
列别强.....	190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204
死.....	218
歌手.....	233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	252
幽 会.....	271
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	282
且尔托泼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	307

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	327
1.....	327
2.....	333
3.....	334
4.....	337
5.....	340
6.....	342
7.....	343
8.....	345
9.....	350
10.....	352
11.....	355
12.....	357
13.....	358
14.....	359
15.....	360
16.....	362
活尸首	365
车轮子响	380
树林和草原	396

霍尔和卡里内奇

只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性质的明显差异，似乎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省的农人身材不高，有点儿驼背，神气阴郁，皱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蹩脚的农舍里，劳役期间，他们不做买卖，吃得也不好，穿着草鞋。可是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民就不是这样，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强体壮，眼神勇敢而愉快，面孔清爽而白皙；他们贩卖牛酪和柏油，每到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现在指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多数位于耕地的中央，草地变成污泥池的溪谷的四周。除了随时备用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弱的白桦树之外，视野所及之处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紧相连；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是这样，大部分围绕着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合协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整齐排列，也不向外倾倒，不会让过路的猪进来糟踏。……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较好。奥廖尔省 5 年之后，最后的树林和灌木丛林也将消失，沼地也会不见；卡卢加省就和它相反，林地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几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灭绝，温良的山鹑也还寄居着，忙碌的鹧鸪猛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异常兴奋。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相识了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他非常喜爱打猎，是一个出色的人。他当然也有一些弱点。比如，他曾经向省里所有的豪富女郎求爱，被人拒绝了，不准进门，便哀伤地向所有的朋友和熟悉的人诉苦，同时也照旧把自己果

园里的酸桃子连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给女郎的父母；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虽然波鲁德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思，却从来没有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那希莫夫的文章和小说《宾那》；他说话时口吃，他把他的狗叫作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使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厨子的理解，就是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彻底改变，肉经过他的烹调便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而且汤里面放的胡萝卜，必须是菱形的或梯形的。当然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紧要的毛病之外，波鲁德金先生，如上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鲁德金先生认识的第一天，他就请我到 he 家里去过夜。

“这离我家大约有 5 俄里，”他说，“步行有些远了，我们还是先到霍尔家去吧。”（读者肯定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谁是霍尔？”

“是我的佃农……他家就在附近。”

我们走到霍尔家去。一座孤立的庄园坐落在树林中央整理过并耕作过的空地上。这庄园是几间松木盖成的屋子，用围墙联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是一个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敞棚。一个 20 岁左右的、身长英俊的青年小伙子站在那。

“啊，菲嘉！霍尔呢？”波鲁德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他进城去了，”这青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回答，“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阿弟，要马车，再给我们拿点克瓦斯来。”

我们走到屋里。圆木造成的清洁的壁上，并没有贴苏兹达尔的图画；在屋角里，在装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菩提树木的桌子；圆木条中夹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不巧的茶婆

虫钻来钻去，也没有讨厌的蟑螂隐藏着。那青年小伙子很快就拿来一只装满出色的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些腌黄瓜的木钵子。他把这些食物全部摆在桌子上，身子依在门上，然后微笑着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小菜，马车已经到了阶前。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 15 岁、双颊粉红的卷发男孩子坐在车上当马夫，很吃力地勒住一匹肥胖带有斑纹的公马。马车的旁边，站着模样很像菲嘉的 6 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

“都是小霍尔。”菲嘉补充说，他跟在我们身后，到了台阶上，“还没有都来呢，波塔泼在林子里，西多尔陪老霍尔进城去了……小心啊，华西亚。”他对马车夫说：“要跑得快啊，上面可是老爷呢！不过，到土堆的时候要当心，走得慢些；要不然，会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尔听到了菲嘉的玩笑话都微微一笑。“把天文学家抱上去！”波鲁德金先生神气地命令着。菲嘉高兴地把那勉强含笑的狗抱起放在车子里了。华西亚松驰了马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

“这是我的事务所，”波鲁德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开口说，“想去看看吗？”“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销了，”说完，他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进去看看。”这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是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子里跑出来。“好啊，米涅伊奇，”波鲁德金先生对他说，“有水么？”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很快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了。“喝口尝一尝，”波鲁德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棒的泉水。”我们两人各喝了一杯，然后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回去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把 4 俄亩林地卖给商人阿利鲁叶夫，好好赚上了一笔钱呢。”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已经来到领主邸宅的院子里了。

“请问，”晚饭时我问波鲁德金，“为什么您的霍尔跟您其他的佃农不住在一起呢？”

“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概 25 年前，他的屋子被火烧了，他就跑来对我先父说：‘尼古拉·库齐米奇，请您准许我住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给你高价的代役租。’‘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呢？’‘我想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齐米奇老爷，请您不要让我做任何工作，至于多少代役租，由您算好了。’‘每年 50 卢布！’‘可以。’‘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肯定不欠租……’这样，他就迁居到沼地上了。从那时起，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霍尔。”

“那么，他现在很有钱吗？”我问。

“当然。他现在付给我 100 卢布的代役租，我大概还要涨价呢。我总是对他说：‘赎了身吧，霍尔，喂，赎了身吧！……’可是他这只老狐狸，咬定没辙，说是没有钱……其实未必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了茶，立刻就出发去打猎。路过村里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让马车夫在一所低低的农舍旁边停了车，大声地喊：“卡里内奇！”“马上来了，老爷，马上就来，”从院子里传来声音，“我在绑草鞋呢。”我们的车子就继续开了；开出村子以后，一个身材瘦长、小小的头向后仰起的中年人赶上了我们。他就是卡里内奇。他那温和的、黝黑的、有几处麻斑的脸，使我立刻就喜欢上他。卡里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跟随主人去打猎，为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观察鸟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马车跑；要是没有了他，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卡里内奇是一个性情最愉快、最温顺的人，嘴里一直在低声唱歌，欢快地向四处观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起淡蓝色的眼睛，又时常用手去摸他那稀薄的尖胡子。

他速度不快，但是步子很大，稳稳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拐杖。这一天我们俩谈了好几次话，服侍我的时候毫无卑屈的态度；只是他像照顾小孩一样看护着主人。当正午的爆裂的炎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阴凉处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里内奇帮我们打开了一间挂着一串串干燥的香草的小屋，让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则戴了一只有网眼的像袋一样的头盔，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为我们割蜜。我们加入泉水，喝着透明而温暖的蜜汁，就在蜜蜂翅膀的嗡嗡声和树叶叨叨的絮语声中睡了过去。——我被一阵微风吹醒。……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的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刻一个瓢。我对他令人愉快的脸欣赏了好一会儿。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过来。我们并不马上起身。在长久的步行和甜蜜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惬意，浑身舒服而慵懒，脸上发散出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怠使人不想睁开眼睛。最后我们起身了，又去散步，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说到霍尔，还谈到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劳朴实的庄稼汉。但是他不能够踏实地务农，因为我老是喊走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去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了他的话，很快我们就睡觉了。

第三天，波鲁德金先生因为和邻人比朱可夫打官司，必须进城去。邻人比朱可夫耕了他的地，并且在这耕地上鞭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独自出去打猎，傍晚以前去霍尔家转转，看见门口一个秃头的矮小却身体强壮的老头儿——他是霍尔本人。我好奇地看这个霍尔。他的相貌与苏格拉底很像。高高的有疙瘩的前额，小眼，翻孔的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一起走进屋子里。菲嘉拿来牛奶和黑面包给我吃。霍尔坐在长凳上，很慢地抚摩着他的卷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

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份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吞吞，有时会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微笑。

我们俩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同意；只是后来我却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不合适。……我们的谈话好像有些异样了。霍尔说话有时很模糊，大约是小心的缘故。……下面就是我们谈话的一例：

“那么，霍尔，”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与你的主人赎身呢？”

“为什么我要赎身？现在我和我的主人相处愉快，我的代役租也能按时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那不自由。”我说。

霍尔斜瞥我一眼。

“那是自然。”他说。

“所以，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尔摇了摇头。

“老爷，你让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算了吧，老头儿……”

“霍尔要是做了自由人，”他小声地继续说，似乎是自言自语，“只要是没有胡子的人，就都可以管霍尔了。”

“那么，你就把胡子剃掉。”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随时可以割掉。”

“那还有什么呢？”

“也许霍尔还是干脆做了商人；商人生活好，而且也留胡子。”

“可是，你不是已经在那里做生意了吗？”我问他。

“那不过是贩卖些牛酪和柏油。……怎么样，老爷，要准备马车吗？”

“你这人说话好仔细，心里很狡猾呢。”我这样想。

“不，”我说，“我不用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四周走走，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在你的干草屋里住宿呢。”

“很欢迎，不过你住在干草屋里会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们替你安排好。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过来！……菲嘉，你和她们一起去吧。娘儿们都是蠢货。”

一刻钟后，菲嘉提着灯笼带我到干草屋里去。我躺在芬芳的干草上，狗在我脚边缩成一团。菲嘉向我道了晚安，吱的一声，门就关上了。我一直睡不着。一头母牛走到门边来，大声地喷了两下；狗威吓地向它狂吠起来；一头猪一直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哪里有一匹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终于睡着了。

清晨，菲嘉喊醒了我。这个愉快而活泼的小青年我觉得非常可爱，而且，据我所见，他也是老霍尔的宠子。两人常常很亲昵地说话。老头儿出来招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他家里过了夜，还是另有别的缘故，霍尔对我比昨天热情多了。

“茶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坐在桌旁。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其中的一个媳妇，拿来了一罐牛奶。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个走了进来。

“你真是子孙满堂！”我对老头儿说。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 and 老妻倒是好像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和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下了。”

“都结婚了吗？”

“就他一个，顽皮东西，还没有娶亲。”他指着菲嘉对我说，菲嘉依旧靠在门上。“华西亚，他年龄还小，可以不忙。”

“我为什么要娶亲？”菲嘉反驳他，“我现在很好。我要老婆做什么？要来和她吵架么？”

“嘿，你这小家伙……我晓得你的！你戴上银戒指……只想整天同那些丫头们鬼混。……‘好啦好啦，不要脸的！’（老头儿模仿丫头的口气说。）我知道你这懒虫的！”

“老婆有什么用处呢？”

“老婆是劳工，”霍尔认真地说，“老婆就是我们的仆人。”

“我要劳工干什么呢？”

“当然，你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你们这种人的心事我们都知道。”

“既然如此，那你就赶快娶亲吧。咦？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话？”

“唉，得了，得了，你这调皮家伙。你瞧，老爷被我们吵得心烦了。我会给你娶亲的，放心。……老爷，请你别生气。孩子年纪小，不懂规矩。”

菲嘉摇摇头。……

“霍尔在呢？”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了进来，手里举着一束野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儿主动地迎接他。我惊诧地望着卡里内奇，我实在想不到农人也有这种“温情”。

我那天出门打猎，比平常晚了大约4个钟头。此后的3天，我都住在霍尔家里。我被这两个新相识引起了兴趣。不知道我怎么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无拘无束地跟我谈话。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话，端详他们。这两个朋友没有一点类似的地方。霍尔是很现实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卡里内奇却与他相反，是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狂热而喜爱幻想的人物一类的。霍尔能融入现实，

所以他造房子，赚钱，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平相处；卡里内奇却穿着草鞋，勉强渡日。霍尔子孙满堂；卡里内奇以前有过老婆，可是他怕她，并且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了解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则尊敬他的主人。霍尔爱卡里内奇，常常保护他；卡里内奇爱霍尔，并且敬重他。霍尔少言寡语，脸上现出微笑而肚子里规划；卡里内奇说话带着热情，但并不像伶俐的工厂人员那么花言巧语。……不过卡里内奇有很多特长，这是霍尔也无法否认的。例如，他念咒就能止血、镇惊、愈疯，他会除蛆；他养蜜蜂容易成活，他的手是麻利的。霍尔在我的面前要求他把新买来的马带到马厩里去，卡里内奇就认真地、一本正经地履行这老怀疑家的吩咐。卡里内奇接近于自然，霍尔则接近于现实。卡里内奇不参与议论，盲目地信任一切；霍尔则眼光敏锐，甚至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会了不少知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以前，肯定有一辆奇特的小马车开到每个村子里来。这马车里是一个穿长襟外衣的人，在出售大镰刀。如果是现金，每把收 1 卢布 25 戈比至 1.5 卢布的纸币；如果是赊账，那就收 3 卢布纸币，1 个银卢布。因此，所有的农人向他买镰刀的时候都赊账。两三个星期之后，这个人又回来，来收账了。农人因为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够付账；农人和这商人到酒店里去，就在那里还账。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金买进镰刀，然后赊售给农人们，取一样的价钱；可是农人们很不满意，甚至没精打采。因为原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看，把它拿在手里仔细挑选，无数遍地质问那奸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因此地买主便丧失了这种兴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把戏，唯一不同的，这时候还有女人参与其中，有时使得那贩子没有办法，就用拳头教训她们。但是最让女人们吃亏的，是下面所

说的事：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找一种特别的人去收购破布，这种人在一些县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那里获得了大约 200 卢布的纸币，就出门去寻求货物。但是他和他被称呼的那种高尚的鸟一点也不一样，并不公然地、大胆地来袭击，相反，这种“鹰”却使用狡诈和奸计。他把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树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扮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是一个闲散人的样子。女人们凭直觉猜测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与他碰面。交易匆忙地完成。女人为了几个铜币，不仅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鹰”，而且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他。现在女人们又发现一种有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雄麻偷出来，用相同的方法出卖。这样一来，“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张了！但是农人们也学聪明了，稍微有一点儿可疑，只要听到一点“鹰”来到的风声，他们就马上敏捷地予以戒备和预防。事实上，这也是可耻的事。卖大麻是他们的事——而且他们确实在卖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没有带秤，商定 40 把作为 1 普特计算——可是你们都了解，俄罗斯人的手掌大小，什么叫做一把，特别是在他“卖力”的时候！——类似这样的故事，我这阅世不深、对农村生活并不“老练”（像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人，也听到了不少。但是霍尔并不仅仅是自己讲，他也问了我不少事。他知道我以前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便被激起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里内奇所最感兴趣的，是像自然、山、瀑布、特殊的建筑物和大都市的样子；而霍尔所感兴趣的，则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有条有理地提问：“他们那里和我们这里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喂，请告诉我，老爷，是什么样的？……”“啊！哦，上帝啊，有这种事！”我叙述的时候卡里内奇这样的惊奇；霍尔则不开口，皱着浓眉，只是

偶尔说：“这很好呢，不可能在这里实行不了。”我不可能把他的一切问话都传达给你们，而且也没有这必要，可是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大概是读者怎么也想像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实质上是俄罗斯人，从他的改革中看得出他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非常确信他自己的力量和毅力，连折磨自己都可以，他们很少留恋过去，而是勇敢地向前面看。只要是好的他们都喜欢，只要是合理的他们都接受，不管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一概接受。他们的健全的思想喜欢嘲笑德国人的枯燥的原则，但是按霍尔所说，德国人是具有好奇心的小民族，他准备向他们学习些。霍尔依靠他自己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和我谈了许多别的农人即使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出的话。他的确很清楚自己的地位。我和霍尔交流，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淳朴而智慧的言语。他的学问，就他的身份而论，是非常渊博的，只是他不识字。卡里内奇却会。“这浪子会识字呢，”霍尔说，“他养蜜蜂也成功，没有死的。”“你的孩子们你都让他们识字吗？”霍尔停顿了一会，说：“菲嘉识的。”“别的呢？”“别的都不识。”“为什么呢？”老头儿没有回答，转移了话题。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执拗和偏见。例如，他从心底里看不起女人，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嘲笑和侮辱她们。他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喧闹的老太婆，一天到晚不下炕，不停地发牢骚、骂人；儿子们不去理睬她，但是她却让媳妇们像敬神一样怕她。难怪在俄罗斯的小曲里婆婆这样唱：“你如何做我的儿子，你如何做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曾经想保护媳妇们，试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坦然地反驳我说：“你何必管这种……小事——让女人们去吵架吧。……不劝解她们反而更好，也用不着自寻烦恼。”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走下炕来，把看家狗从穿堂里叫出，喊它：“过来，过

来，狗儿！”然后用拨火棍殴打狗那瘦瘦的背脊；或者站在敞棚底下，冲所有的过路人——像霍尔所说——“骂街”。可是她怕她的丈夫，他说一句话，她就走回自己的炕上去了。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听卡里内奇和霍尔说到波鲁德金先生时的争吵。“哼，霍尔，在我面前你不要讨论他。”卡里内奇说。“那么他怎么不给你做靴子呢？”那一个说。“嗨，靴子！我要靴子干什么用？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呀，可是你……”说到这里，霍尔就抬起脚来，把那双像是巨象皮制的靴子让卡里内奇看。“唉，你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啊！”卡里内奇回答。“那么，至少草鞋钱必须给你，你是陪他去打猎的呀。大约一天穿一双草鞋吧。”“他给过我草鞋钱的。”“是啊，去年赏了你一个 10 戈比的银币。”卡里内奇气呼呼地把脸扭开，霍尔哈哈放声大笑起来，那时他的一双小眼睛完全消失了。

卡里内奇唱歌声音很悦耳，他还弹了三弦琴。霍尔听着他弹，忽然侧转了头，跟着他唱出悲伤的声音来。他最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支歌。菲嘉趁机取笑父亲，“老人家，你怎么难过起来了？”霍尔却用手托着面颊，闭上眼睛，继续诉说他自己的命运。……不过平时，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勤勉：他不断地摸摸索索——修理马车呀，构建栅栏呀，检查挽具呀。可是他不大保持清洁，有一次我问到了，他回答我说：“屋子里应该有人气。”

“你看，”我回驳他，“卡里内奇的蜂房里那么清洁。”

“蜂房里如果不清洁，蜜蜂就不会住了，老爷。”他叹一口气对我说。

“请问，”又有一次他问我，“你有的领地是世袭的吗？”“是的。”“离这儿有多远？”“大约 100 俄里。”“那么，老爷，你住